

A gift from a woman to her beloved man
A book for men only

黑金道

作者 雾满拦江

一个贫穷落魄的土崽仔如何成长为一代巨商

The legend of a young rowdy who has grown up to
a magnate of the age

THE BLACK MONEY

Chinese Godfather

The highway leading to success is either the road to heaven or the road to hell
Here is the gate to riches

文匯出版社

A gift from a woman to her beloved man
Book for men only

黑金道

作者 雾满拦江

一个贫穷落魄的蛊惑仔如何成长为一代巨商

The legend of a young rowdy who has grown up to
a magnate

THE BLACK MONEY

Chinese Godfather

The highway leading to success is either the road to heaven or the road to hell
Here is the gate to riches

标 题 / 黑金道

著 者 / 雾满拦江

责任编辑 / 朱耀华

策 划 / 于家渤

策划机构 / 北京千禧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发 行 / 010-63986791

021-52921234-606010

特约编辑 / 黄德海

版 式 / 郑书静 靳海明

封面装帧 / 李 辉

THE BLACK MONEY

Chinese Father

第六章 大罪案

这个鼎鼎大名的杀手已经到了。他正在视线无法穿透的黑暗中向他开枪。他甚至能够感觉到那个杀手，他伏在一堵废墟墙上，头戴红外线夜视镜，正把手中的枪对准他，不慌不忙地，扣动着扳机。

第七章 大劫杀

女儿小雁发出了一声尖利的惨叫：「爸爸救命！」这一声猝起乍止，楼上响起几个大汉淫邪的怪笑声。

第八章 末路英雄

两年不见，邵元坤的形貌变化得惊人，他显得苍老、颓唐，气色灰败，两只眼角皱纹密布，走路时身形带有明显的颤动。这一切无不标志着这个黑道大德的衰落。

第九章 大野心家

大家听得面面相觑。什么床上扒小姑娘裤衩，这话怎么听得那么容易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这时候大家都忘了眼前的险境，没有一个人悄悄溜走，都竖起耳朵想听个究竟。

第十章 成功人士

高雅的社交场所，人们都尽量表现得像绅士淑女，杨侃却突然冒出一句流氓话，听得小银子目瞪口呆，面红耳赤，不知所措地看着他。

尾声 时代英雄

第一桶金不是钱，永远也不会是。它是你生命中爱的力量的凝聚，是你对家人与朋友关爱的体现。除非你拥有了它，否则，你就会永远与成功无缘。

第一章 围捕寸板

时光仿佛在这个特定时刻凝住了，所有的人都大惑不解地望着他。人们突然醒悟过来之后，密集的枪弹将寸板刚才停留的那堵墙壁掀掉了一层。而寸板此时已经不见了。

第二章 小银子

知道安子喜欢自己的身体，小银子在床上的时候尽可能地满足安子的需求。安子也真的疼她，很注意她的感受。虽然小银子从未在这种事中得到什么快乐，但只要安子开心，她就会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

第三章 大人物

男人是女人的标签，女人是男人的价码。坤哥赏识这个貌不惊人的张红安，绝不是无缘无故的。目前还不过是一个小流氓的安子居然能娶一个这样优秀的女人做老婆，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第四章 大亨

安子放声大笑起来，他的笑声豪放、有力，隐隐透着几分威势，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小流氓猥琐的模样了。他站起来，一边脱衣服一边走向浴室，行走的姿势，带着一种强烈的自信。他身上那种浅薄，那种卑微竟是荡然无存。小银子看得目瞪口呆，只是一天的功夫，她竟然已经不认识这个男人了。

第五章 大对决

一群手里挥舞着雪亮西瓜刀的大汉从后面追了上来。他们正处在生命的盛期，浑身上下有着使不完的力气，奔跑的速度极快，拼命飞奔在前面的安子甚至能清楚地听到他们亢奋的喘息声，那声音就像嗜血野兽的吼声，带给人一种心惊胆裂的恐怖。

第一章 围捕寸板

1

接到寸板的电话，安子的眼泪顿时掉了下来：“大哥，你知不知道，就为了弈州宾馆那点事儿，我在里边整整蹲了四年啊，刚刚出来没两天……”

说这句话的时候，安子穿了件脏得看不出本色的夹克，一只手举着手机，另一只手摆弄着一个烧烤桶。桶下面开了两个口，一个添煤球，一个通风。安子使劲用纸壳子往里边扇风，每扇一下都冒起浓浓的黑烟，呛得他鼻涕眼泪直流。安子很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得了这营生，呛人不说，还挣不了几个钱——太掉价了。他一边跟寸板说话，一边拿破纸壳扇着风，眼睛还紧盯着街上一个穿露脐衫的女孩儿的丰盈臀部，眼皮随着女孩臀部的扭动一颤一颤。

电话那头，寸板一听就乐了：“你妈的，才这两天你瞎嘀咕啥你？都怪你当时不听我的话。我让你吓唬吓唬那个保安，谁知道你真的一家伙捅了进去——出来了就好。你过来吧，还是到弈州，这回保证不出上回那事儿了。不骗你。”

“不骗我？你不骗我才怪！”安子心里嘀咕了一声。那个女孩分明是发现了他在偷看，故意又把屁股用力地扭了一下。安子咕嘟一声咽了口口水，吹了声口哨。四年的监狱生活让他性格变了许多，这要是搁在四年前，他肯定已经冲上了去，最不济也要拧那个

第一章 围捕寸板

THE FIRST CHAPTER
The Capture of Cunban

骚扭的屁股蛋子一下，先过把瘾再说。可是现在……现在他兜里空空如也，最主要的是他正接着寸板的电话。他真的有点怕了这个寸板，一听到他的声音皮肉就禁不住哆嗦。

安子害怕寸板，是因为上一回的事儿。上一回寸板把他给坑惨了。

上一回，还是四年前的事了，那天安子正带着小银子逛街。小银子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任性又调皮，走路时嫌高跟鞋硌脚，一定要让安子背着她走。安子把她背在身上，让她两只手臂搂住自己的脖子。后面两只圆鼓鼓的小乳房紧贴在安子的背上，搞得安子两腿上的肌肉一阵阵地发紧，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看路边有块不算太脏的草坪，安子就势歪倒，把小银子按在身下，一只手揉搓着小银子的乳房。他特别喜欢揉搓小银子的乳房。小银子的乳房就像两只弹性十足的小皮球，手指捏上去能够感觉到一种被强力弹开的快感。

正捏得舒服的时候，安子的手机响了。安子恼了起来，把手机拿到耳边：“谁呀他妈的，这个时候打电话，也不看看什么时候。”电话里有个声音在喊：“喂，喂喂，是不是张红安？”安子说：“我是，你谁呀？”那边说：“安子，你他妈的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我是寸板啊！”安子先是怔了怔，突然狂喜得大叫起来：“大哥，是你啊！”

寸板是公认的大哥。他这个人脾气好，不爱说话，每说一个字都是很有分量的，在道上鼎鼎大名。几年前，寸板和一个叫张凤鸣的朋友合伙开了家保健品专卖店，生意做得挺火，挣了几百万不止。正在风风火火的时候，两人却因为账目上的原因闹起了纠纷，先是吵闹，后来就翻了脸。

寸板在当地的朋友特别多，都是愿意为寸板卖命的小兄弟，张凤鸣招惹不起，就连夜离开去了西安。但账目的事情还是没搞清楚，寸板咽不下这口气，带着几个兄弟追到西安，找到了张凤鸣，要回了四十万的欠款。但是当寸板返回的时候，在机场突然被西安当地的警察抓住，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支手枪，寸板为此蹲了一段时间的大牢。

寸板出狱后一周，就在路上截住了张凤鸣。他对准张凤鸣那张

惊恐的脸连开七枪，张凤鸣当场毙命。

血案发生，寸板携女友竹子销声匿迹。道上的朋友传说，寸板去了弈州。

没多久，这个消息就由寸板本人证实了。他从弈州打电话给安子，说他现在的生意做得很大。安子羡慕不已，一个劲儿地说：“大哥，你发起来了，就这么把兄弟给忘了？”每次安子对着手机这么说的时侯，寸板就一阵哈哈大笑，顺手收了线。

但是今天这个电话，寸板终于给了安子一个答复：“安子，你来弈州来找我。我有些事情摆弄不开，求着你了。”

安子顿时有些受宠若惊，顺手推开趴在他怀里的小银子：“别打岔，这说正事呢——大哥，不是跟你说，你那么说话我可真受不起，有什么事情大哥你吩咐一句吧。弈州怎么了？我看谁敢欺负咱哥们儿！”

寸板苦笑道：“谁敢？谁不敢才对。大哥我一个人在弈州闯，谁见了大哥不踹两脚能甘心啊。就上半年，有个姓侯的家电老板进货款不足，从我这儿拿了四十万，说好一个月就还。这都半年了，我去找他要，他跟我说我要是有本事就砍了他，钱一分也不还。”

“什么？”安子豁地从地上蹿起来，“谁啊，这么凶，姓侯是不是？大哥，他哪个庙的敢这么狂？”

寸板叹了口气：“姓侯的倒不见得有什么势力，关键是大哥我手边没人啊。”安子听了这话，气得咬牙切齿：“大哥，你是我大哥，姓侯的这样对你，跟欺负我有什么两样？大哥你先别急，等我带几个哥们赶过去，教训教训他。”寸板急忙劝阻他：“安子你别胡闹，咱们可是正经生意人，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你一个人过来就行了……能走得开吧？”安子当即保证道：“放心好了大哥，我今天晚上就上火车，明天一早准到。”

愤愤地挂了电话，安子越想越有气：“我大哥，寸板！”他气呼呼地对小银子说道：“竟然让人欺负，让人欺负啊！”

小银子却说了句话：“安子哥，你还是别去弈州的好。”这话刚刚说完，安子猛回身，啪的一个大嘴巴子抽在小银子的脸上：“滚！你他妈给我滚！我大哥有事你不让我去，你他妈安的是什么心？”

这还是他第一次动手打小银子，小银子吓得连眼泪都不敢掉：“安子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寸板他的为人……”安子冷着一张脸，眼睛死盯着小银子：“嗯？我大哥的为人怎么了？”小银子被他的冷脸子吓呆了，急忙后退了两步：“安子哥，我想……我想……”“你想什么？”小银子一咬牙，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安子哥，我想跟你一起去。”安子不屑地瞥了她一眼：“你少掺合，该干啥干啥去。”说完，抬腿就要走。

小银子却不知哪来的胆量，上前拦住了他：“安子哥，你走了，我又会让别人欺负的。我就跟着你了，你去什么地方，我就跟着你去什么地方。”

安子厌恶地皱皱眉：“告诉你少掺合你就少掺合。你好好呆在家里等着我，我最多两三天就回来了。”

可是小银子却说了一句话：“安子哥，人家寸板老大可是走到哪里都把竹子带在身边的。”

安子不耐烦地使劲摆摆手：“去去去，你能跟人家竹子姐比吗？”嘴上虽然这么说，心却有些动了。按理说，讨账要债这种动刀子抡棍子的事，跟上个小银子是挺碍事的。可老大寸板既然能天天把竹子带在身边，他带上个小银子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小银子这么懂事，跟竹子做个伴也不错。

心里虽然这样想，但安子的脑袋还是摇个不停。一直到小银子哭得满脸是泪，跪在地上抱着他的腿再三哀求，他这才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小银子确实不能跟寸板的女人竹子相比。竹子是西安电影艺术学院的学生，跟寸板之前还拍过一部电影，如果不是被寸板用毒品弄上了手，现在她多半已经成了偶像派女明星。而小银子不过是在大金狮夜总会登登台，唱支歌，替真正的歌手当陪衬。尽管如此，安子内心里还是真的舍不得跟小银子分开。

他和小银子认识，也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

那是半年前的事了。那天晚上安子心情不好——他很少有心情好的时候——跟几个小哥们儿喝了点酒，出了饭馆顺手叫了辆出租，临下车时向司机借钱。那个司机干瘦干瘦，满脸苦相，像刚刚死了爹一样，嘟嘟囔囔地唠叨一堆废话，什么生意不好做了，什么钱难挣了，什么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了，啰啰嗦嗦说个没完。安子火了，下车抄起一块砖头照车窗上砸了一下，那死爹模样的司机一下子老实了，乖乖地借给了安子一百块。

有了钱，安子就觉得裤裆里鼓鼓囊囊的，想找个妞松松骨泄泄火。真是想瞌睡就有人给送枕头，刚走到卡拉丽夜总会大门不远的地方，一个比公园里的猴子还要瘦的家伙凑了上来：“安子哥，这么晚了还逛呢？”

“你他妈的管得着吗？”安子白了那家伙一眼，认出这家伙姓邱，原来也是道上的一个狠角。这家伙打起架来不要命，脑袋瓜子又灵活，后来捣腾假酒挣了点钱，也风光了几天，天天西装革履地拿着个比他的脑袋还要大的大哥大，一遇到人跟他打招呼就抄起大哥大连声喂喂喂，神气活现的。那段日子连寸板见了他都恭敬地管他叫“邱哥”。但是“邱哥”不争气，可能是钱太多烧得慌，竟然吸上了料子，成了一个人见人厌的料子鬼。

“料子”这玩艺又叫白粉，四号，海洛因。怎么叫都行，总之不是个好东西。安子特别害怕这个玩艺儿，人一旦沾上这个玩艺儿，那就算是彻底地毁了。“邱哥”自从沾上料子之后，生意也不做了，商店也不开了，车卖了，房卖了，老婆跟人跑了，挣来的钱全给了毒贩子，最终落魄得游魂一样，整天没精打采。他的命运已经注定，迟早会因为吸毒过量横死街头，所以安子一见他就烦：

“去去去，滚你妈的一边去，没看这烦着呢么。”

“邱哥”并没有被安子的坏脾气吓退，反涎着脸凑上前来：

“安子哥，想不想要个妞玩玩？不骗你，我表妹现在正在家里呢。她高中还没毕业，女中学生啊！绝对的水嫩。安子哥要不要尝尝鲜？”

安子狐疑地扫了他一眼：“别你妈的跟我瞎扯。你表妹？骗谁啊。还女中学生呢，别是你老妈吧？”

邱哥急忙发誓赌咒：“安子哥，我要是骗你我就是你养的。不信你到我家瞧瞧去！”

安子被邱哥说得动了心，就跟着他去了他家。邱哥所谓的家，不过是租的一间仓房，甚至这仓房都有可能是他偷偷住进来的，连房租也没付。让安子吃惊的是，库房里真的关着一个女孩子。女孩手脚被捆在一把断了腿的椅子上，模样生得俏生生的，哭得满脸是泪。仔细一看倒真是个漂亮姑娘。

这个小姑娘就是小银子。小银子的老爸原是机修厂的钳工，拳头像铁锤一样重。以前机修厂效益好的时候，他老人家每天下了班，捏个小酒盅桌边一坐，吧滋一口酒，夹粒花生米，那小日子过得就别提多舒坦了。不曾想，机修厂这些年来每况愈下，先是拖欠工资，再后来职工下岗。小银子的老爸整个一工人阶级的臭脾气，专爱跟领导找别扭，下岗分流，他老人家首当其冲。

连憋气带窝火，小银子老爸说什么也想不通，下岗之后成了酒鬼，天天在家里拎着酒瓶子打小银子的老妈，有时捎带脚连小银子一块揍。小银子已经是十几岁的姑娘了，却被她老爸左一个耳光，右一个嘴巴子，无缘无故地说打就打。有时候晚上已经睡下了，她老爸竟然一脚踹开门，冲进去把她从被窝里拖出来就揍。小银子被打怕了，就跑了出来，不想遇到了“邱哥”。邱哥看她模样长得俊，觉得能换点钱，就将她关了起来。

也说不清是怎么一回事，那天晚上安子一见到小银子这副可怜的模样，就莫名其妙地心疼起来，再一细问小银子，弄清楚事情经过之后，他顿时火了，三拳两脚打得邱哥趴地上跟鼻涕虫一样蠕动。然后他把一百块钱往邱哥脸上一扔：“滚，别他妈的再让我看见你。再看见你我打断你的狗腿。”

从那以后，小银子就跟了安子，再也舍不得离开安子一步。她长得漂亮，又知道疼人，安子也特别喜欢她。自从和她好了之后，安子也规矩了许多。但是，规矩归规矩，寸板大哥的事绝对不能不

第一章 围捕寸板

第一章 围捕寸板

寸板这个人，不像安子似的长得没形没谱。安子尖嘴猴腮贼眉鼠眼，天生的坏人相。寸板长得方面大耳，眼睛大而明亮，气派威严，是天生做大哥的款式；再加上他身材高大，肩宽腰细，不动声色中透露着一种无形的威严。安子最佩服他的就是这种慑人气度。

看到安子喜形于色地快步走过来，寸板的脸上浮现出宽厚的笑容。他拍了拍安子的肩膀：“够意思，哥们儿没看错你。”安子不以为然地耸耸肩：“小事，竹子姐还好吧？”寸板说了句：“还行。”寸板看了看小银子，他那双眼睛很厉害，像是能看到人的心里。小银子本来就胆小，被这凌厉的眼光一扫，吓得头都不敢抬。

看小银子那副上不了台面的窝囊样，安子心里说不出的气。可这节骨眼上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对寸板说了句：“大哥，这是小银子，非要跟着我来。”

寸板嗯了一声，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安子，你跟我来，先把东西放下，吃口饭，完了我带你去找那个欠我钱的周老板。”

“周老板？”安子有些纳闷，问了句，“不是说侯老板吗？”

“噢，”寸板说，“姓周姓侯都一样，他们俩合伙开的公司。”

安子哦了一声，揉了揉腿。他坐了一夜的火车，又困又乏，本想先休息一天再办事，但看寸板那么急，也就没说话。跟着寸板进了一家站前饭馆，炒了俩热菜，要了瓶丰河白，一人喝了有半斤左右。

喝酒的时候寸板一句话也不说，只有安子一个人唱独角戏，那种沉闷的气氛压得安子心里很不舒服，直后悔不该带着小银子来。

等吃过了饭，寸板带安子就近找了家便宜的旅社，要了个房间。放下东西，趁着小银子去洗手间的功夫，他看着安子把一把剔骨刀挽在袖子里，满意地点了点头，说了声：“差不多了，咱们准备走吧。”安子点了点头，等小银子回来，说了句：“你先在房间里睡一觉，等我们办完事带你去见竹子姐。”说完，就跟在寸板后

面出了旅社。

小银子满脸都是怯怯的表情，就像那天被邱哥捆在椅子上的时候一样。她追着安子和寸板两人出了旅社，安子走得远远的再回头，还能看见她站在旅社的门口上，可怜巴巴地向这边张望着，就好像他们这是生离死别一样。安子烦得不行，连挥了几次手才把她赶回屋去。

这是安子第一次来弈州，只见满街的车来人往，也弄不清东西南北。寸板伸手拦了辆出租，自己坐在了前排的位置上。安子打开后车门，坐在后面，问道：“大哥，那个姓侯的——姓周的住什么地方？”寸板回头扫了他一眼：“你问那么多干什么，跟我走就是了。”说完，又对司机说了两个字：“皇冠。”

安子没敢再吱声。等车停下来，他钻出车门一看，眼前是一幢外形说不出古怪的大楼，气派的廊柱上是五个大字“皇冠大酒店”。安子这才知道寸板说的皇冠是指这里。这么说那个姓侯的——姓周的也在这里包了房间办公了。

寸板付了车费，下车后双手依然揣在夹克衫兜里，脚步稍有些快地往酒店里走。安子紧跑两步，寸步不离地跟在寸板身后。看这皇冠大酒店的气势，能在这里包房办公的人势力小不了，怪不得连大哥寸板都拿那个姓侯的——姓周的没办法。

宾馆的女服务员都穿着红绸缎的旗袍，雪白耀眼的大腿晃得安子直咽口水。他习惯性地吹了声口哨，心想这些漂亮妞要是能放倒一个该多爽。他那吊儿郎当的模样引起了大厅里其他人的注目，寸板用愠怒的眼神瞪了他一眼。安子尴尬地咳了一声，急忙装出一副见过场面的样子，大模大样地往前走。

他跟在寸板身后进了电梯，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安子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寸板的脸，寸板不乐意地瞥了他一下：“你老看着我干什么？”安子嘿嘿地干笑了两声，怕寸板笑话，没好意思实说。

其实安子是想学着寸板的样子做大哥，可大哥这个东西不是随便什么人想做就做得了的。就拿寸板来说，他这个人隐忍、狠辣、头脑冷静，轻易不与人动手，一旦动了手，就要置对方于死地。

安子就因为他做不来寸板那种冷静与隐忍，下手也没有寸板狠，所以他对寸板尊崇有加，心甘情愿地认他做大哥。以一个马仔

对老大的了解，安子知道，那个姓侯的——还有姓周的不管势力有多大，今天恐怕要倒大霉了。

心里想着事，安子不由得有些走神，也没注意寸板已经停住了脚步，一头撞在了寸板身上。寸板扭头看了他一眼，目光中有一种慎重与凛戒。寸板的凛戒令安子心生羞愧，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真是没有出息。心里想着，他学着寸板的样，若无其事地吹起口哨，等着与姓侯的和姓周的见真章。

他们这是在七楼，寸板的右手揣在衣兜里，左手转动着一个房间的门把手。门锁着推不开，寸板也没作声，继续往前走，推下一个门，下一个门也锁着，寸板再往前走，去推第三道门。安子有些纳闷：这个姓侯和姓周的，租了多少个房间？还有，寸板怎么不敲门？不知不觉地，寸板已经推了七八扇门，都没有推开。

安子发现，大哥寸板的右手始终揣在衣兜里没有拿出来，这让他很是纳闷。不过寸板大哥的这个姿式倒是很有派头，值得他学上一学，于是他也将右手揣进裤兜。但说不清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姿式，寸板做起来就有型有款，而他张红安做起来就别扭得厉害，搞得安子心里直骂自己窝囊。

听见安子嘴里嘟嘟囔囔，寸板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又去推下一个房间的门。这时候走廊尽头的电梯门开了，两个酒店的保安走出来，向着他们走过来。

看到两个保安过来，寸板不再推门，仍然是右手揣在夹克兜里，加快脚步向前走去。安子紧跟在寸板身后，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寸板越走越快，却突然停了下来。前面已经到了尽头，他只好转过身来，迎着保安走过去。到了跟前，保安拦住他们：

“请问你们找谁？”

寸板没说话。安子抢着道：“找姓侯的，还有姓周的，除了他俩还能找谁？”

两个保安交换了一个眼色，把手中的电警棍拿起来：“姓侯的？他住哪个房间？你们跟他约过吗？”

安子看看寸板，就听寸板说了句：“我们约过的，他说他住在七楼。”保安再问：“七楼哪个房间？”寸板支吾了一句：“他也没说清楚，反正是七楼，错不了。”两个保安又交换了一个眼色，其中一个说道：“这样好了，既然你们也不知道，那先跟我们去前台做个登记，顺便帮你们查一下好不好？”

寸板点了点头，闷闷不乐地说了句：“好吧。”然后他的手终于从衣兜里掏了出来，安子惊讶地瞪圆了眼睛。一只老式的六四手枪握在寸板的手里：“你们俩给我把脸转过去，向前走。”寸板的声音不温不火不疾不徐，却蕴含着一种令人汗毛倒竖的恐怖力量。

见此情景，安子脑子里乱哄哄的一团：不是说找那个姓侯的要账吗，怎么跟这两保安闹腾起来了？两个保安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平时穿着制服威风得不得了，最爱吓唬刚进城的乡下人，却从来没见过这阵势，吓得脸儿煞白，两条腿磕磕绊绊连路都不会走了，醉汉一样东倒西歪地往电梯方向挪步。

快走到电梯口的时候，一个保安的身体突然踉跄了一下。安子禁不住一紧张，还来不及过脑子，手中的刀就本能的向前一刺，只听保安大叫一声，大腿上喷出一股鲜血，顷刻间染红了他的裤腿。

狂涌而出的鲜血把保安吓坏了，他惊恐交加地失声惨叫，那声音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安子也有点害怕。他从小是个街头混子，

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偶尔也有动用铁器的时候，但对方叫成这个模样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心里又好气又好笑，觉得那个保安有点太娇气了。

这时候寸板也动了手。他拿枪一下子将另一个保安砸倒，然后飞快地按了一下电梯按键。安子惶惑地望着还在淌着鲜血的刀尖，好像有点什么事情没想通。但鲜血让他兴奋，他的思维陷入了癫狂状态，已经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站在这个地方了。

电梯从上面降落下来，寸板飞快地跳进来，冲安子喊了声：“快！”安子这才如梦方醒，提着尖刀冲进电梯。下降的时候寸板指了指他手中的刀：“把你这东西收起来。”安子答应了一声，急忙把刀揣起来，看着寸板也把手枪揣进衣兜。电梯到了底楼，两人装出没事的样子，晃晃悠悠地向外边走去。

忽然之间，几个保安从一条走廊里冲了出来，站在门前门外的保安也同时涌了进来，展开阵势向他们包抄过来。与此同时，酒店的服务小姐们也都失声尖叫起来，每双眼睛都充满了恐惧。

寸板掏出手枪，对准天花板上的吊灯连开了三枪，三枪响过，地面上稀哩哗啦地落满了尘灰碎片。那些气势汹汹的保安像是听到统一的命令，霎时间作鸟兽散，逃得无影无踪。几个吓呆了的服务小姐，保持着婷婷玉立风情万种的站姿，脸色苍白地怔在原地。

而这个时候，寸板已经挥舞着手枪飞速地冲出了宾馆，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安子如梦方醒，连蹦带跳地追出去，几乎和寸板同时钻进了出租车。出租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他脸色惨白地望着挤在后排座位上的两个人。看到寸板慢慢把枪举起来，司机突地打了一个寒战，假装什么也没看见，急忙发动了车子。

“该怎么走，用不着我告诉你吧？”寸板把枪口抵在司机的右耳轮上，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司机喘了一口粗气：“朋友，你听我说，咱们无冤无仇，你们想上哪儿去说话就是，别为难我。大家都是混饭吃的，都不容易。”

寸板笑了：“有你这句话就行。”然后他扭头看了看安子，“没事吧？”安子急忙说了句：“没事大哥，这点事也算事？”寸板赞许地点点头：“到底是兄弟呀，大哥谢谢你了。”安子生气